

湘江头条

开合清风纸半张

观「扇里·扇外」
湖南博物院藏扇面展

自唐宋时期扇面与书画结缘之后,扇面画便作为新的一种书画创作形式逐渐流行起来。由宋代纨扇的流行到明清折扇、团扇画的兴盛,是扇面艺术逐渐由权贵阶层向民间发展的体现,也是制扇工艺、材质的发展与传统文人、画家共同参与的结果。扇子小巧而精美,书写、作画也非常方便,文人、画家也会主动选择扇面形制进行书画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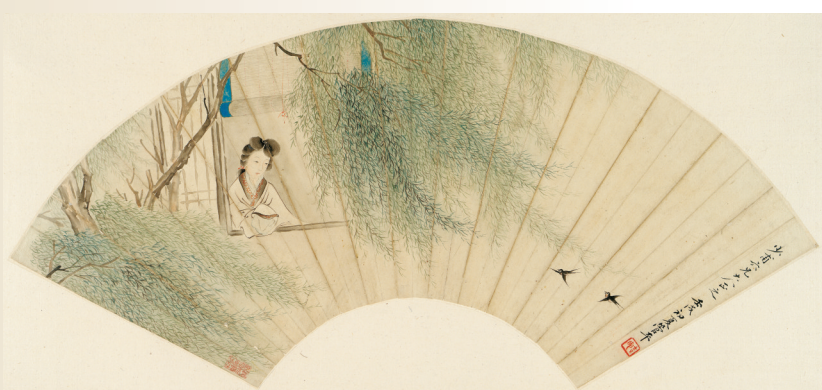
团扇,折扇是文人、画家创作的主要形制。折扇又称聚头扇,兴起于明代。它并未完全丧失纳凉的实用功能,且由于可开一合的构造特点,文人雅士可以将扇子置于袖中,便于随身携带、把玩。雅集之时,友人间可以相互赏阅各自珍藏的折扇,或者作为赠送、酬酢之物。折扇在明代风靡一时,团扇的创作体量相对较少。至清代开始,折扇、团扇

均是扇面创作的重要载体。湖南博物院正在展出的“扇里·扇外——湖南博物院藏扇面展”,从院藏千余件清至民国时期的扇面藏品中遴选出137件(套)扇面,展示出扇面画的艺术美感、蕴藏的文化内涵以及创作者与受赠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交往情谊。

展出的扇面,除了少量保留扇骨的折扇兼具了引风纳凉、遮面的实用性之外,其余的展品大多仅有扇面而无扇骨。从无扇骨的扇面开合所留下的折痕可以看出,是装裱师特意将扇骨取下,将扇面进行单独装裱,以便于观赏。这表明了在书画艺术与扇子结合之后,纳凉实用功能的退化与艺术观赏属性的提升。由此可见,扇面画也可以脱离扇骨,独立出美学价值。



包世臣《松竹牡丹图扇页》清 纸本设色



管平《仕女图扇页》民国十一年(1922年) 纸本设色

扇内风景

扇面书画是传统艺术里一种特殊的创作形式,诗书画印在咫尺间随形铺开,展示出扇面艺术的独特美感。

作为手卷、条幅、中堂等绘画形式之外的“别体之作”,扇面画的创作题材与其他形制并没有太大差异。但在构图上,由于扇面形制的特殊性,无论是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书法,在创作中都需要依据所选扇子的形状去布局,契合扇形是扇面创作的重点。同时,因扇子的尺寸都相对较小,相比于手卷、条幅、中堂等更大尺寸的形制,缩短了画家作画的时间,从而产生不一样的绘画体验,这种特殊的形制激发了画家们的创作欲。扇面作品既反映了创作者的巧思构造与经验、格调,也能展示出不一样的趣味。

花鸟扇面一般采取折枝式构图,花卉植物的数量并不会太多,取以少胜多的妙意。此次展览所展示的花鸟扇面,题材丰富,技法多样,绝大多数扇面为富有传统寓意的梅、兰、竹、菊、牡丹、芙蓉等题材,其中也不乏画家以常见的蔬果、禽鸟虫草作为描绘对象,也有区别于折枝式构图方法的作品。

如齐白石的《苇雁图扇页》,作品构图表现出更开阔的环境与空间,以铺毫写意的笔法表现河岸边栖息的苇雁,作品生动有趣,体现画家对动物习性的精微观察。同样运用这

种构图方法的还有汤熊所绘的《苇雁图扇页》,画中苇雁的画法与齐白石的大写意画法截然不同,坡岸以淡墨大笔触擦染,苇雁用没骨法渲染,是近似于清代画家边寿民的画法。

又如粤派先驱画家宋光宝所画的《花鸟图扇页》,所描绘的对象是并不入画的樱桃。构图截取了樱桃树的一角,写生气息浓厚,画家运用撞水、撞色法表现果树、果实,笔触轻快,色彩明净,使画面产生一种清新的格调。花鸟单元的代表作还有包世臣的《松竹牡丹图扇页》,画松、竹、牡丹,构图层次丰富,错落有致。松树勾勒点染,干湿笔并用,花卉以没骨法直接画成,竹为双勾画法,山石皴擦点染,逸笔草草。

人物画也是画家们经常创作的题材,且受到形制的影响相对更小。与其他形制的人物画一样,人物虽然作为主体存在,却不会占据画面中太大比例,更需要留意环境与主体人物的呼应关系。展览中扇面人物画代表作品有管平的《仕女图扇页》,以柳叶作为画面的前景,将倚窗少女绘制于柳叶的留白缝隙处,少女的比例大小虽不占据太多空间,但恰好被安排在画眼位置,使画面构图显得稳固。

展览中还展出了民俗题材的作品,如鸿勋《捕鱼图扇页》,描绘月夜下捕鱼劳作的渔夫,富有生活气息。

画扇摹古

展览中的山水扇面受扇形的纵向尺寸所限,多采用平远、深远构图方法来表现自然空间,在题材、画法上表现出对古人绘画程式的参照。因此,大部分的山水扇面中能寻找到相对明显的师承脉络,画家们绘画技巧的高低、个人品位、对摹本的理解倾向均反映在作品中,摹古方式也就多种多样了。

以沈瀚《山水扇页》为例,作品是山水画中常见的远山—中水—近坡岸、屋舍、树木的二段式构图,画中小有写生痕迹,更多是表现出山石法、皴法、树法等面对四王一脉南派画风的遵从,是典型的摹古作品。

再看展览中沈瀚的弟子们的山水扇面,会发现虽然有师徒传授关系,但弟子却不一定完全遵循老师的摹古方法与绘画风格。在传统的师徒授课模式中,学画者依然保有极

大的个人发挥空间,在传承的同时作品也可以具有自我面貌。

如沈瀚弟子萧俊贤的作品《秋雨生凉图扇页》,画中山石、树木的组合造型,虽然没有脱离传统山水画面特征,但笔墨语言却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体现出对古人绘画规律的梳理与主观发挥。萧俊贤早年师从苍崖、沈翰,在临摹方面取法广泛,不拘泥于一家画风。从《秋雨生凉图扇页》可以看出画家娴熟的画面掌控力,画中景致、笔墨语言与黄公望绘画程式之间的“不似而似”,正是画家师法传统、取法自然、自我意识的综合体现。

摹古这一创作方式,沿袭已久。展览中所展示的摹古山水作品,让我们看到了通过摹古而衍生出的不同的创作方向,或许可以对后人的摹古有所启发。

扇外情谊

文人、画家以扇面作为创作载体,将情感寄托其中,创作的扇子被作为友人之间的馈赠之物,用于祝贺、聚头、赠礼、雅集、唱和等社交场合,传递情感与善意,使扇子的功用更进一步被拓宽。展览中,不仅从传统题材展示了扇面艺术的全貌,更是从求扇、赠扇、文人唱和这些交往层面解读其中的文化属性。展览中湖南名人的作品较多,也反映出湖湘地域的文化底蕴。

如祝寿这一传统的习俗,《松鹤图扇面》便是徐崇立1951年为好友雷恪七十大寿所绘,画面元素便是具有长寿寓意的松、鹤。扇中有两处款识,一处为徐崇立本人所题,内容为“恭甫七兄七十寿辰,用挥草衣画法写松鹤图奉祝,时辛卯七月十七日余弟徐崇立并识。”另一处为雷恪所题,内容为“应南仁兄携六世兄起大家来家,把扇不释,即以与之,持此障面可以祛疫。中秋节恭甫雷恪记。”徐

植立借扇画传递情谊,恭贺好友雷恪寿诞。而雷恪回应所题的款识,唱和之意尽显。

而萧俊贤的学生李瑞玉所绘制的《美人凝思图扇面》,也是为其父亲古琴家李静春所画,只不过,画中所画的却是一位倚石沉思的少女,虽然画中的满树桃花、石间青草都设色妍丽,富有生机,但严格来说这不属于传统的祝寿题材。作画者将心意放置于一笔一画当中,作为献给长辈的礼物,受画人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情意,题材或许也不那么重要了。

展览中还有十件书法扇页是谭延闿为好友徐崇立所书,起因是徐崇立得到名贵岭南高丽苔笺,于是请谭延闿书写扇面,谭翁欣然应允,临帖十扇页,徐崇立精心装裱珍藏,在谭延闿过世一年后的1931年夏至后七日,徐崇立睹物思人,在扇页上题跋回忆求扇的经历,不免感伤,这十件扇页也是两人友谊的见证。

浏阳红土韵文华

彭祖耀

简介

文华书院建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坐落于浏阳市文家市集镇中街。其前身是当地学宫“文昌宫”。初名文华书院,后更名为“文华小学堂”“里仁学校”,是浏阳八大书院之一。建筑精美、古朴飘香,是一处典型的清代书院式建筑。1927年,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于此,成为了文家市地区乃至湘赣边区的革命中心,奠定了中国革命史的里程碑。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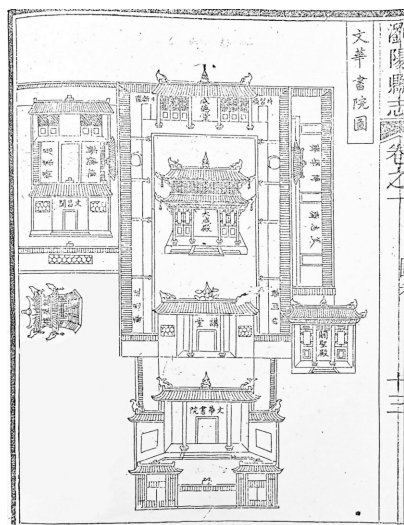


浏阳,千年古县。巍巍大围,九曲浏河,精彩烟花彰显浏阳的厚重与辉煌。石霜寺的悠悠禅音,文庙的祭孔古乐,“八大书院”的琅琅书声,谭嗣同的维新呐喊,丰富了“古色浏阳”的文化积淀和传承。

“红色浏阳”激荡风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纵使时间流逝,时代更迭,

但文化的基因始终根植于这片山水、这方浏阳红色热土,培育了“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浏阳精神。

走进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文华书院,这里的砖瓦梁柱、殿堂斋阁、文物史事、伟人足迹让你穿越时空,浸润历史烟尘,舒展文脉经络,解读红色历史密码。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文华书院平面图。里仁学校供图

文华书院桃花灼灼,青树翠蔓,信步在青石小道上,书院的古老气息与春天的生机勃勃交织在一起,仿佛穿过时间隧道,遥看古时春月。

浏阳市文家市镇,自古以来是吴楚边界的交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在这里,乡间历来就有着崇尚尚武,立志报国的风尚。因而在清代晚期,文家市的贤明乡绅在这里捐资兴建起了当时浏阳南区最大的一座学府——文华书院,后来更名为“里仁学校”。

当时,清政府开始倡导兴学,下诏在乡村兴建书院有功之人可嘉赏顶戴花翎,引起全国各地富贾乡绅踊跃兴办。时任浏阳县令胡泰阶便召领乡绅兴建书院。他巡视南区文家市,问及山水,遂勘址文昌阁,决议将院院扩建成书院。当地的乡绅冯儒刘大猷等人当即呈请募建,发印册募集钱款数千缗、田数顷,逾年竣工。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定名为“文华书院”。“文华”取自“文章华国”。并议定书院的办学宗旨是“以文会友,为国储才”。

咸丰元年(1851年),增修书院,又增田二顷,募集钱款二千缗,征购周边民房隙地添建斋房数十间,对院中堂殿楼阁依次重新加以修葺,文华书院初具规模。同治三年(1864年)又募资新建成祀奉关帝的武庙,形成书院文武相配的独特格局。过五年,又募款重新修缮大成殿,新刷丹漆,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左右新增制四配四哲神位,以供书院师生祀奉。

当时,书院每年开学都要举行隆重的祭拜活动,以求神灵圣人能庇佑培养出优秀的学子光耀书院门楣。书院购置有书籍数千余卷,供师生教学和阅读之用。这里人才辈出,曾培育了一大批举人、进士、翰林。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心想通过维新变法挽救颓势的清政府开始推行西学,全面推行学堂堂制。文华书院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名为文华小学堂,除传授四书五经外,还新添算学、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知识。

1912年,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刘世迪为宣传资本主义进步思想,回乡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原文华书院)全景。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供图

抚摸文华书院古朴的桌椅和满墙的古籍,不仅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文化的积淀,也让人穿越到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这里培育了一大批学富五车、兼济天下的社会名流。它竟然还与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有着难以忘怀的“三面之缘”。

在此地,毛泽东作出了一个与中

国革命和人民军队生死攸关的抉择,改写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1925年上半年,陈世乔担任里仁学校校长。不久,他又在学生黄本和的推动下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1925年底,陈世乔在里仁学校成立了文家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随后几年,里仁学校就成为了浏阳南区的红色革命中心。

1917年,即将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应同窗好友陈绍休之邀来到文家市进行了十多天的社会调查。那一次,毛泽东不仅走遍了铁炉冲周边的乡村,还主动地走进里仁学校传播进步的思想。临走的时候,毛泽东在陈家的后山种上了两棵板栗树。现在,这两棵板栗树郁郁葱葱,每年硕果累累。

1927年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团部及部分官兵700余人驻扎于此。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的成德堂主持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放弃攻打大城市,将革命力量转移至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由此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挽救了当时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1930年8月的文家市大捷是毛泽东第三次来文家市。他率领的红一军团取得了近乎全歼敌一个旅的辉煌战役。

更“文华书院”之名“里仁学校”,并出任第一任校长。取名“里仁学校”,也就是取自《论语·里仁》中“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而来。

在这里,他先后启用张国焘、罗章龙等许多拥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任教,极大地促进当地新文化运动发展。1969年,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决定,建设文家市秋收起义会师纪念馆,将里仁学校旧址到纪念馆附近的山塘建新校。为扩大纪念馆规模,2014年9月里仁学校又一次整体搬迁。

古老文华书院奉献、求知、传承、探索、创新的精神生生不息,笃行致远。

命中心。

1917年,即将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应同窗好友陈绍休之邀来到文家市进行了十多天的社会调查。那一次,毛泽东不仅走遍了铁炉冲周边的乡村,还主动地走进里仁学校传播进步的思想。临走的时候,毛泽东在陈家的后山种上了两棵板栗树。现在,这两棵板栗树郁郁葱葱,每年硕果累累。

1927年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团部及部分官兵700余人驻扎于此。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的成德堂主持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放弃攻打大城市,将革命力量转移至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由此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挽救了当时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1930年8月的文家市大捷是毛泽东第三次来文家市。他率领的红一军团取得了近乎全歼敌一个旅的辉煌战役。

我仁立在绿树成荫、青草连片的书院会师操场,1927年的革命烽火如在眼前:就是在这样一个近二千平方米的操场内,毛泽东用了一个“小石头打烂大水缸”的生动比喻,号召大家只要团结得紧,这颗革命的“小石头”一定能打烂国民党的这口“大水缸”,扫除了部队多日来战事失利的阴霾。

建筑装饰纹样也非常细腻,特色明显,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走出文华书院,深情回眸,罗霄山云蒸霞蔚,青山和古书院相依相偎,红色热土丰韵“文章华国”。这里文星闪烁,将才如云,这里是浏阳精神的印记,是湖湘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更是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红色圣地。

